

# 国际《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标准解读及对我国灾害护理人才培养的启示

陶冶, 胡忠华

成都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7

**摘要:**目的 对202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ICN)发布的最新《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进行分析解读,为我国灾害护理核心能力教育、培训提供参考。方法 对《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的适用对象及8个领域更新的Ⅲ级核心能力标准英文版进行分析解读,结合相关文献分析推广《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及加强我国灾害护理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并对灾害护理人才的培养路径进行探索分析。结果 我国灾害护理人才培养可从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及学科建设方面着手。结论 《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为参加应急救援队护士的相关核心能力提出了具体标准,有利于今后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培训。

**关键词:**灾害护理;核心能力;护理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R47;R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6966(2023)12-1663-04

##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aster Nursing Core Competence (Level Ⅲ)” standar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training of disaster nursing talents in China

TAO Ye, HU Zhonghua. College of Nurs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Sichuan 611137,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HU Zhonghua, E-mail: 526103082@qq.edu.cn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e latest Disaster Nursing Core Competencies (level Ⅲ) relea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in 2022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disaster nursing core competenc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China. **Method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pplicable objects of the Disaster Nursing Core Competencies (Level Ⅲ) and the updated Level Ⅲ core competency standards in 8 fields were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and the necessity of promoting the Disaster Nursing Core Competencies (level Ⅲ) and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disaster nursing talents in Chin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in combination with related literature, and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disaster nursing talents was explo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cultivation of disaster nursing talents in China could be started from the aspects of academic education,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onclusion** The Disaster Nursing Core Competencies (level Ⅲ) puts forward specific standards for the relevant core competencies of nurses participating in emergency rescue team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rget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Disaster nursing; Core competencies; Training of disaster nursing talents

近50年来,全球自然灾害在频度、强度和复杂度等方面呈现加剧的态势,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2021年在世界气候适应峰会上指出:“在过去50年中,由于天气、气候和与水有关的危害造成了11000多起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3.6万亿美元,在过去十年中,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灾害也造成了410000多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sup>[1]</sup>。我国幅员辽阔,地势西高东低,气候南北差异巨大,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差异大,地震、洪涝灾害、火灾、风灾、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

多发,对人民生命财产及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在我国灾害多发地区建立健全省级、市级、县级,以及社区常备灾害护理的专业技术队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9年国际护士理事会(ICN)联合世界卫生组织(WHO)开发了《ICN灾害护理能力框架》1.0版(ICN Framework of Disaster Nursing Competencies)<sup>[2-3]</sup>,将灾害护理能力定义为包含防灾减灾能力、备灾能力、灾害应对能力和灾后重建与康复能力4个阶段及10个维度。2019年11月ICN对《ICN灾害护理能力

项目基金:成都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编号:ZLGC2021116);2022四川省线上线下一流本科课程(编号:YLC01532)

通信作者:胡忠华, E-mail:526103082@qq.edu.cn

框架》更新并发布了《灾害护理核心能力》2.0版,将对灾害护士的核心能力要求分为3个级别,并对Ⅰ级和Ⅱ级能力进行了详细描述<sup>[4]</sup>。2022年10月最新发布了《灾害护理核心能力:参与应急医疗队(EMT)护士的核心能力(Ⅲ级)》<sup>[5]</sup>。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Ⅰ级和Ⅱ级标准已有相关文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sup>[5-6]</sup>,本文针对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指标进行分析解读,并对培养我国灾害护理人才专业核心能力的目标、方式和途径等方面进行探讨。

## 1 《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的内容解读

### 1.1 《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与Ⅰ级、Ⅱ级核心能力的区别与联系

《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与Ⅰ级、Ⅱ级核心能力的主要区别在于:

①适用对象不同。ICN《灾害护理核心能力》2.0版明确了适用于普通注册护士、参与灾害救援的护士及参与应急医疗队护士的灾害护理核心能力,并将核心能力由低到高分3级。Ⅰ级适用对象为完成基础、全面护理教育课程并经其国家监管机构授权执业的任何护士;Ⅱ级适用对象为达到Ⅰ级能力,并希望成为机构、组织或系统内指定的灾害响应者的任何护士。

②对护士灾害相关护理能力的要求不同。2022年最新发布的《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sup>[7]</sup>,在沿袭了前一版的框架结构基础上,确定Ⅲ级核心能力适用对象为具备Ⅰ级和Ⅱ级能力,准备应对各种灾害和紧急情况,并在EMT中服务的护士。《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与EMT队伍的要求和标准一致<sup>[8]</sup>,提出灾害护士要具备本国执业资格、是所在领域的专家并有适当的医疗事故保险、在国家主管部门和主要国际机构注册(并获得许可)的护士。此标准的制定是基于对近年来世界各国防灾减灾工作经验的总结。最新证据表明,在实际工作中资深灾害护士有能力承担领队、专家、监管等重要角色<sup>[9]</sup>。我国护理专家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一线及灾害救援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多位护理专家由于其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积极开展工作而获得48届和49届国际南丁格尔奖章<sup>[4-5]</sup>。灾害护理高级人才在灾害救援及防灾减灾工作中都能发挥很大作用,但是对于此类人才的核心能力要求并没有统一标准。因此,在我国推广《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以统一对灾害护理高级人才的能力要求具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与Ⅰ级、Ⅱ级核心能力联系主要表现在:Ⅲ级核心能力指标与Ⅱ级、Ⅰ级

核心能力指标都包括8个领域的可观测指标,分别是准备和规划、沟通、灾害事件管理、安全保障、评估、干预、恢复、法律与伦理<sup>[7]</sup>。在每个领域中Ⅲ级核心能力指标都是在Ⅰ级、Ⅱ级核心能力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灾害护士在掌握基础及专业救援能力的同时,还需要具备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sup>[7]</sup>。

### 1.2 内容 领域1:准备和规划。

是指除任何特定紧急情况外,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和规划,进而提高灾害护理活动期间采取行动的准备度和信心<sup>[4]</sup>。高级护理实践-灾难专家的评估指标包括8个细项,其核心能力是在准备和规划阶段,应能在规划、实施和评估机构或社区的应急训练/演习/事件中发挥领导作用<sup>[7]</sup>。

领域2:沟通。是指在工作地点或紧急情况下传达和更新重要信息的方法<sup>[4]</sup>。高级护理实践-灾难专家在沟通方面应具备4个方面的能力,重点是指导和实现参与灾害护理的各种责任角色的有效沟通或通信系统的建立<sup>[7]</sup>。

领域3:灾害事件管理。是指在国家/组织/机构所需的灾害/应急响应中能组建组织结构,且使其有效和高效的行动<sup>[4]</sup>。高级护理实践-灾难专家在沟通方面应具备4个方面的能力,重点是指导和实现确保应急计划符合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标准,并指导培训和实践评估<sup>[7]</sup>。

领域4:安全保障。是指确保护士、同事和患者不会因不安全行为而增加应对负担<sup>[4]</sup>。高级护理实践-灾难专家在安全保障方面应具备5个方面的能力,重点是指导和实现与应急团队合作,确保系统和设备的可用性,促进应急训练/演习/事件期间的应急人员安全<sup>[7]</sup>。

领域5:评估。是指收集指定患者/家庭/社区的数据,作为后续护理行动的依据<sup>[4]</sup>。高级护理实践-灾难专家在评估方面应具备3个方面的能力,重点是指导和实现收集数据并提供有关环境或其他潜在紧急情况的信息,并与风险/脆弱方建立资源联系<sup>[7]</sup>。

领域6:干预。针对灾害事件管理中的患者/家庭/社区进行评估,并采取的临床或其他行动<sup>[4]</sup>。高级护理实践-灾难专家在干预方面应具备8个方面的能力,重点是确保组织中基本急救和相关技能的质量和频率;根据特定训练/演习/事件的需要实施隔离协议;以及确保针对确定的弱势群体实施干预措施<sup>[7]</sup>。

领域7:恢复。为促进个人/家庭/社区/组织的运作恢复或将其提升到更高水平而采取的步骤<sup>[4]</sup>。高级护理实践-灾难专家在恢复领域应具备4个方面的能力,重点是监督临床服务从应急活动过渡到恢复和缓

解阶段,同时确保患者、家属转诊后心理和身体得到有效护理<sup>[7]</sup>。

领域8:法律与伦理。灾害/紧急护理的法律与伦理框架<sup>[4]</sup>。高级护理实践灾难专家在法律与伦理方面应具备3个方面的能力,重点是领导并实施所有工作并确保工作符合相关的法律/政策/程序<sup>[7]</sup>。

## 2 《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标准对我国灾害护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启示

2.1 我国灾害护理人才培养体系现状 近年来,我国已逐步实现了应急救援队伍的标准化和专业化<sup>[9]</sup>,但目前对灾害护理专家的核心能力尚未形成统一界定,还未建立起标准化的灾害护理高层次人才教育和培训体系。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护理人才培养方案中,在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有专门的灾害护理课程,多数把这部分内容放在《危急重症护理学》课程中,作为独立一章来讲授。这种教育模式对于在校护生灾害护理能力提升的作用有限,多项针对本科护生灾害护理水平的调查都发现,我国护生灾害护理能力水平不容乐观<sup>[10-11]</sup>。此外,我国各级医疗机构虽定期开展灾害护理相关培训,但人才培养路径欠系统性<sup>[12]</sup>。因此将最新的《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在国内推广并开展本土化研究,有助于培养能胜任复杂多变的灾害救援任务的灾害护理高层及人才。

2.2 我国灾害护理人才培养的建议 我国地域广阔,是各种灾害较为频发的国家,在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中多次强调需高度重视灾害相关人才的培养<sup>[13]</sup>。因此,灾害护理人才培养应建立明确的灾害护理核心能力体系,拓宽人才培养方法和途径目标,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对灾害护理人才进行专门教育和培养。《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标准的推出为灾害护理高层次人才的专业素质培养提出了国际标准。我国以此标准作为培养质量标准的重要参照,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护理人才,确定灾害护理专门培训和教育标准和目标。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2.2.1 在学历教育方面,根据不同学历层次实现灾害护理专业内容进课堂。我国部分高校已开始探索灾害护理教育模式,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四川大学、江苏大学出版《灾害护理学》《灾难护理学》《灾难救护》等专用教材,应用在本科开设灾害护理相关课程<sup>[14]</sup>。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及暨南大学等高校陆续试点并开设了灾害护理硕博项目,培养了一批灾害护理高学历人才<sup>[14]</sup>。建议根据不同学历层次因材施教,培养灾害护理专业人才。对护理职业技术学院和本科

护理专业学生,在课程中增设《灾害护理学》课程,以培养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Ⅰ级为目标<sup>[15]</sup>,完成8个方面内容知识和技能学习,使学生具备基本的灾害护理知识和技能,为后续参加救援实践或高阶培训打好基础。针对各种灾害相对频发地区,开设灾害护理硕博课程,参考ICN护理核心能力标准进行课程设置并定期进行更新,以《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Ⅱ级、Ⅲ级作为培养目标,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鼓励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学习灾害护理最前沿研究成果,为我国灾害相对频发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灾害护理专业应急中高级人才<sup>[3,5,15]</sup>。

2.2.2 在继续教育方面,对特定区域灾害护理后备人员培训中加入灾害护理训练。灾害救援常面对伤员伤情复杂、现场条件艰苦、救治任务繁重的情况,因此要求救援队员具备“一专多能”的全面能力<sup>[16]</sup>。对在职护士,特别是灾害多发地区的护士,可首先将急诊科、重症监护室护士等急救能力强的专科护士纳入灾害护理的后备人员,定期进行针对性培训<sup>[17]</sup>。每年完成定期实战演练,同时通过以会代训、虚拟现实模拟<sup>[18]</sup>等方式,进行灾害护理专业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为应对突发灾害备足灾害护理专业应急一线后备人才。

2.2.3 在学科建设方面,通过灾害护理学术组织将学术交流与专业培训进行内容整合,建立区域灾害护理相关资料数据库和培训平台。可通过每年举办灾害护理学术交流,将参加交流的灾害护理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出版并纳入区域灾害护理数据库,有利于将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推广应用。地区护理学会每年举办灾害护理学术年会时,在开展学术交流同时,也进行灾害能力培训,以及专业论文和科普作品评奖,激励参会护士的学习兴趣。如四川省通过灾害护理学术年会召开并颁发奖励证书<sup>[19]</sup>,极大地调动了基层单位参加灾害护理培训的积极性,提升了护理人才学习灾害护理知识的主动性。

## 3 小结

2022年国际《灾害护理核心能力(Ⅲ级)》标准发布,为我国灾害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可参考的国际标准体系,也为我国正规化、专业化培养灾害护理专业人才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窗口。

有规划、有措施地抓好灾害护理专业人才培养,对我国,特别是我国灾害较为频发的西部地区灾害护理学人才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有力举措。

在培养灾害护理高级人才的同时,重视对不同层

次灾害护理人才的培养,在突发灾害情景下,将会发挥不同的重要作用。培养灾害护理高级人才,构建体系完备的灾害护理人才培养路径,对我国灾害护理人才集聚、形成专业人才高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 参考文献

- [1] Shuqiao L. Climate Adaptation Summit: Invest in early warnings and early action[EB/OL]. (2021-01-27)[2023-04-03]. [https://www.cma.gov.cn/en2014/news/News/202101/t20210127\\_570923.html](https://www.cma.gov.cn/en2014/news/News/202101/t20210127_570923.html).
- [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 Framework of Disaster Nursing Competencies [EB/OL]. (2009)[2023-04-03]. <http://www.apednn.org/doc/resourcespublications/ICN%20Framework%20of%20Disaster%20Nursing%20Competencies%20ICN%202009.pdf>.
- [3] 黄馨月,毛孝容,马青华,等. 2019版《灾害护理核心能力》解读及对我国灾害护理发展的启示[J]. 护理研究, 2021,35(16):2821-2824.
- [4]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Core competencies in disaster nursing: Version 2.0[EB/OL]. (2019-11-30)[2023-04-03]. <https://www.icn.ch/node/1285>.
- [5] 魏玉玲,谢慧芳,彭超,等. ICN灾害护理核心能力2.0版介绍[J]. 护理学杂志, 2021,36(3):83-85.
- [6] 乔够梅,陆皓,马丹丹,等. 我国灾害护理核心能力培训体系的研究现状[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1,27(12):1676-1680.
- [7]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Core Competencies in Disaster Nursing: Competencies for Nurses Involved in Emergency Medical Teams (Level III)[EB/OL]. (2022-10-13)[2023-04-03]. <https://www.icn.ch/node/1608>.
- [8]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minimum standards for emergency medical teams[EB/OL]. [2022-04-03].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341857>.
- [9] 曲国胜. 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应急处置能力[J]. 中国应急管理, 2020(2):31-32.
- [10] 吴青坡,刘志平,王钰帆,等. 本科护生灾害护理能力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 卫生职业教育, 2022,40(2):96-98.
- [11] 张文奕,李媛媛,陈兰,等. 本科护生灾害护理能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护理管理杂志, 2019,19(3):177-179.
- [12] 魏玉玲,谢慧芳,彭超,等. 灾害护理专科护士培训的研究现状[J]. 护理研究, 2021,35(14):2531-2536.
- [13] 应急管理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 (2022-07-01)[2023-04-0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7/01/content\\_5698783.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7/01/content_5698783.htm).
- [14] 李桂蓉,黄华平,杨卓欣,等. 我国灾害护理核心能力研究现状及启示[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3, 29(10):1261-1266.
- [15] 田媛. 护理人员灾害护理能力培养的探讨[J]. 全科护理, 2017,15(3):347-348.
- [16] 刘云娥,刘亚华,朱艳秋,等. 灾害护理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 2022,17(2):263-265, 274.
- [17] 韦桦,韦乔. 护理人员灾害护理能力的培养探讨[J]. 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 2017,2(21):192, 198.
- [18] 张娣,宋慧娜,张利岩. 虚拟现实模拟技术在护士灾害护理能力培训中的应用进展[J]. 中国护理管理, 2019,19(3):433-436.
- [19] 四川省护理学会. 四川省护理学会关于举办2022年灾害护理学术年会的通知[EB/OL]. (2022-11-17)[2023-04-03]. <http://www.schlxh.cn/detail/6375d5cee4b0d15b3828a0bb?type=webContent&col=04>.

收稿日期:2023-04-03

修回日期:2023-06-29

(上接 1662 页)

- [28] Zapletal B, Greif R, Stumpf D, et al. Comparing three CPR feedback devices and standard BLS in a single rescuer scenario: a randomised simulation study[J]. Resuscitation, 2014, 85(4):560-566.
- [29] Yeung J, Davies R, Gao F, et al. A randomised control trial of prompt and feedback devices and their impact on quality of chest compressions—a simulation study[J]. Resuscitation, 2014, 85(4):553-559.
- [30] Zhou XL, Wang J, Jin XQ, et al. Quality retention of chest compression after repetitive practices with or without feedback devices: A randomized manikin study[J]. Am J Emerg Med, 2020, 38(1):73-78.
- [31] Wang SA, Su CP, Fan HY, et al. Effects of real-time feedback o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quality on outcomes in adult patients with cardiac arrest: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Resuscitation, 2020, 155:82-90.
- [32] Benjamin EJ, Blaha MJ, Chiuve SE, et al. Heart disease and stroke statistics—2017 Update: A repor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 2017, 135(10):e146-e603.
- [33] 龚青云,赵鹏程,王迪,等. 机械心肺复苏对心脏骤停患者复苏效果影响的Meta分析[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2021, 30(3):342-350.
- [34] 朱妮. 机械按压与人工按压对院外心脏骤停病人复苏效果对比的Meta分析[D]. 遵义医科大学, 2019.
- [35] 丁雨润. 心跳骤停后院内心肺复苏机械胸外按压与人工胸外按压的对比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7.
- [36] Brown LL, Lin Y, Tofil NM, et al. Impact of a CPR feedback device on healthcare provider workload during simulated cardiac arrest[J]. Resuscitation, 2018, 130: 111-117.
- [37] Zhou XL, Wang J, Jin XQ, et al. Quality retention of chest compression after repetitive practices with or without feedback devices: A randomized manikin study[J]. Am J Emerg Med, 2020, 38(1):73-78.
- [38] Wood JP, Traub SJ, Lipinski C. Safety of epinephrine for anaphylaxis in the emergency setting[J]. World J Emerg Med, 2013, 4(4): 245-251.
- [39] 张建中. 公众自救互救培训引入美国心脏协会拯救心脏课程对心肺复苏技能提升效果分析[J]. 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 2023, 18(4):548-550, 560.

收稿日期:2023-07-19

修回日期:2023-08-15